



曹 禺

曹禺 先生已经走了五年了，

时时刻刻我都怀念。

生活中缺少了一位相濡以沫的伴侣。

然而，

曹禺的戏经常上演，

他的剧本也不断地加版，

远，又使我觉得他还没有走，

他的戏剧在延续着他的生命。

本书序言 · 李玉茹



——文匯出版社



学 · 生 · 阅 · 读 · 经 · 典

曹 禺

居 安 选编

 — 文 匯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禺/曹禺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02.1

(学生阅读经典/萧关鸿主编)

ISBN 7-80676-034-2

I. 曹... II. 曹... III. 曹禺-文集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3772 号

学生阅读经典——曹禺

作 者/曹 禺

丛书主编/萧关鸿

选 编/居 安

责任编辑/何 璟

封面装帧/周夏萍

出版发行/文汇出版社

社 址/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邮政编码/200002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上海青浦任屯印刷厂

版 次/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2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1/32

字 数/200 千

印 张/9.75

印 数/6001—12000

ISBN 7-80676-034-2/I·015

定 价/16.00 元

序言

李玉茹

流年似水,岁月可以抚平人的伤痛,却无法冲淡人的悠悠思念。

曹禺先生已经走了五年了,时时刻刻我都觉着生活中缺少了一位相濡以沫的老伴。然而,曹禺的戏经常上演,他的剧本也不断地出版,这,又使我觉得他没有走,他写的戏剧在延续着他的生命。

曹禺仿佛是为了“戏剧”才来到这个世界的。他一生很长一段时间,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,是无拘无束地独自徜徉在他心灵中的另一个天地——戏剧的王国中。在那里他像个猎人,骋目追寻着各式各样的人群。在这些同类中,有他喜欢的,热爱的,也有他憎恶的,不齿为伍的。曹禺就是要将“人”琢磨透,剖析透。在他看来,人,是万物之灵,因为他们有灵魂;而在灵魂深处,隐藏着无穷的奥秘。他毕生孜孜以求的就是把他所“猎获”的“人”,把他们光明,黑暗,高尚,卑鄙,真实,虚伪,美好或丑恶的多面,写入他的戏剧中,奉献给读者与观众,这是他人生最大

的幸福。用曹禺自己的话说:我喜欢人,我爱人,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;我也恨人,我写过卑微、琐碎的小人。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,又是多么难以理解。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这句话:我把人说清楚了。

近来,我读了一些前辈名家的文章,他们的作品使我觉得,尽管这些前辈老作家在性格、文风、人生征途上有着千差万别,但他们有很多共性。他们都在寻找真理,追求理想,他们都在求索: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光明的、美好的新中国。他们的作品处处使人感受到作家火热的激情,对祖国、对人民的深切的爱和对阴暗、腐败事物深切的憎。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,都曾忍受过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以为苦。曹禺先生也是他们中的一员。他剧专的朋友曾告诉我,在抗日战争初期,长沙大火以后,剧专从湖南乘木船转移到重庆,走了好几个月。沿途船停靠码头的时候,曹禺先生就带领学生上岸演戏,进行抗日救亡宣传。他手举一面大锣,边走边敲,大声喊着:“看戏喽,快来看戏喽!”他尽其所能为戏剧作的流动广告,常常能号召来一大批观众。回到船上,仍不知疲倦地继续构思,写剧本。他们就是这样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戏剧作出了无私的奉献。而这些作品,又使他们永远与后代在一起。

曹禺先生写戏真是严格极了,一个细节,一句台词,甚至一个字,也要反反复复仔细推敲,真可谓呕心沥血。他的《雷雨》构思了五年才落笔。因此,他的戏,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在重庆,他的《蜕变》上演了,国民党横加干涉,并打出蒋介石的牌子要他修改,曹禺就是不改,并对来说:搞军事,委员长是专家,要听他的;搞戏,我是专家,要听我的。把来人顶了回去。曹禺先生觉得,创作是一个作家反映现实的神圣职责,决不能违背自

1953.3.25

己的良心。

有人批评曹禺写的戏太少,他也为写不出自己满意的剧本痛苦不堪。尤其在晚年,他总痛悔自己不够勤奋,浪费了大好的岁月。而其实他这一辈子从没有停止过创作,即使生病住院,仍不停地构思,不停地撰写,又不停地撕掉。他对自己十分苛求,永远不能对自己满意,总为自己没能多留下一些作品给他的读者与观众而遗憾。

文汇出版社即将出版曹禺先生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以及他在晚年写的几篇散文,作为《学生阅读经典》的一种。主编先生要我写篇序,我没有能力概括出作品的内涵和作者的精神,老话说文如其人,我想,读者一定能从曹禺先生的作品中理解他,理解他的思想,理解他的感情。

我谨以此短文代序,并寄托些许无尽的思念之情!

2001年11月

目 录

序言/李玉茹

上 编

雷雨.....	3
日出.....	143

下 编

忆菊隐.....	285
致巴金.....	289
永远做一个很好的南开人.....	292
水木清华.....	296
雪松.....	299

上编

雷雨

(四幕剧)

登场人物

周朴园——某煤矿公司董事长，五十五岁。

周蘩漪——其妻，三十五岁。

周 萍——其前妻生子，二十八岁。

周 冲——蘩漪生子，十七岁。

鲁 贵——周宅仆人，四十八岁。

鲁侍萍——其妻，某校女佣，四十七岁。

鲁大海——侍萍前夫之子，煤矿工人，二十七岁。

鲁四凤——鲁贵与侍萍之女，十八岁，周宅使女。

周宅仆人等：仆人甲、仆人乙……老仆。

时间和地点

第一幕 夏天，郁热的早晨。——周公馆的客厅内。

第二幕 当天的下午。——景同第一幕。

第三幕 当天夜晚十时许。——在鲁家一个小套间。

第四幕 当天半夜后。——景同第一幕。

第一幕

一个夏天的上午，在周宅的客厅里。左右侧各有一门，一通饭厅，一通书房，中间的门开着，隔一层铁纱门。从纱门望出去，花园的树木绿荫荫的，听得见蝉叫声。右边一个立柜，铺着一张黄桌布，上面放着许多摆设。触目的是一张旧相片，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。右边壁炉上有一只钟，墙上挂一幅油画。炉前有两把圈椅。中间靠左的玻璃柜里放满了古玩。柜前有一张小矮凳，左角摆一张长沙发，上面放着三四个织制的厚垫子。沙发前的矮几上放着烟具等物，台中偏右有两个小沙发同圆桌，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。

帷幔的颜色都是古色古香的，家具非常洁净，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。

郁热逼人。屋中很气闷，外面没有阳光，天空灰暗，是将要落暴雨的气氛。

开幕时，四风在靠中墙的长方桌旁，背着观众滤药，她不时地揩着脸上的汗。鲁贵——她的父亲——在沙发旁擦着矮几上的银烟具。

四风约有十七八岁，脸上红润，是个健康的少女。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，手很白很大。她穿一身纺绸的裙褂，一双略旧的布鞋。她全身都非常整洁。她举动活泼，说话很大方，爽快，却很有分寸。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当着她笑的时候，牙齿整齐地露出来。天气热，鼻尖微微有点汗，她时时用手绢揩着。她很爱笑，知道自己是好看的。

她的父亲——鲁贵——约莫四十多岁的样子，神气萎缩，肿眼皮，嘴角松弛地垂下来。他的身体肥胖，和许多大公馆的仆人一样，他很懂事，尤其是很懂礼节。他有点驼背，似乎永远欠着身子向主人答应着“是”。他常常贪婪地窥视着。这时他正拿着一块抹布擦着东西，脚下是他刚刷好的黄皮鞋。时而，他用袖管揩脸上的汗。

鲁 贵：四凤！

四凤装做不听见，依然滤她的汤药。

鲁 贵：四凤！

鲁四凤：（看了她父亲一眼）喝，真热。（走向右边的柜旁，寻一把芭蕉扇扇着。）

鲁 贵：（望着她，停下工作）四凤，你听见了没有？

鲁四凤：（冷冷地）干什么？爸。

鲁 贵：我问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了么？

鲁四凤：都知道了。

鲁 贵：（一向是这样被女儿看待的）妈的，这孩子！

鲁四凤：（回过头来）您少说闲话吧！（挥扇，喘出一口气）天气这样闷热，回头多半下雨。（忽然）老爷出门穿的皮鞋，您擦好了没有？（到鲁贵面前，拿起一只皮鞋，不经意地）这是您擦的！这么随随便便抹了两下——老爷的脾气您可知道。

鲁 贵：（一把抢过鞋）我的事用不着你管。四凤，你听着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回头见着你妈，别忘了把新衣服都拿出来给她瞧瞧。

鲁四凤：（不耐烦）听见了。

鲁 贵：叫她想想，还是你爸爸混事有眼力，还是她有眼力。

鲁四凤：（轻蔑地）自然您有眼力啊！

鲁 贵：你还别忘了告诉你妈，你在这儿周公馆吃得好，喝得好，就是白天侍候太太少爷，晚上还是听她的话，回家睡觉。

鲁四凤：那倒不用告诉，妈自然会问的。

鲁 贵：（得意）还有啦，钱，（贪婪地笑着）你手下也有不少钱啦！

鲁四凤：钱！？

鲁 贵：这两年的工钱，赏钱，（意有所指地）还有那零零碎碎的，他们……

鲁四凤：（不愿意听他要说的话）那您不是一块两块都要走了么？喝了，赌了。

鲁 贵：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急了，急什么？我不跟你要钱。喂，我说，我说的是——（低声）他——不是也不断地塞给你钱花么？

鲁四凤：（惊讶）他？谁呀？

鲁 贵：（索性说出来）大少爷。

鲁四凤：（红了脸）谁说大少爷给我钱？爸爸，您别又穷疯了，胡说乱道的。

鲁 贵：好，好，好，没有，没有。反正这两年你不是存点钱么？我不是跟你要钱，你放心。我说啊，等你妈来，把这些钱也给她瞧瞧，叫她也开开眼。

鲁四凤：哼，妈不像您，见钱就忘了命。（回到中间茶桌滤药。）

鲁 贵：（坐在长沙发上，得意地）钱不钱，你没有你爸爸成么？要不到这儿周家大公馆帮主儿，这两年尽听你妈的话，你能每天吃着喝着，大热天还穿得上小纺绸么？

鲁四凤：哼，妈是个本分人，念过书的，讲脸，舍不得把自己的女儿叫人家使唤。

鲁 贵：什么脸不脸？又是你妈的那一套！你是谁家的小姐？——妈的，底下人的女儿，帮了人就失了身分啦？

鲁四凤：（厌恶地）爸，您看您那一脸的油！——您把那皮鞋再擦擦吧。

鲁 贵：讲脸呢，又学你妈那点穷骨头，你看她，她要脸！跑他妈的八百里外女学堂里当老妈。为着一月八块钱，两年才

回一趟家。这叫本分？还念过书呢！简直是没出息。

鲁四风：（忍气）您留几句回家说吧，这是人家周公馆。

鲁 贵：噢，周公馆也挡不住我跟我女儿谈家务啊，我跟你说，你的妈……

鲁四风：（突然）我跟您先说下，妈可是好容易才回一趟家。这次，也是看哥哥跟我来的，您要是再给她一个不痛快，我就把您这两年做的事都告诉哥哥。

鲁 贵：我，我，我做了什么事啦？（觉得在女儿面前失了面子）喝点，赌点，玩点，这三样，我快五十的人啦，还怕他么？

鲁四风：他才懒得管您这些事呢！——可是他每月从矿上寄给妈用的钱，您偷偷地花了，他知道了，就不会答应您！

鲁 贵：那他敢怎么样？（高声地）他妈嫁给我，我就是他爸爸。

鲁四风：小声点！这有什么喊头。

鲁 贵：哼！（滔滔地）我跟你说，我娶你妈，我还抱老大的委屈呢。你看我这么个机灵人，这周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，哪一个不说我鲁贵刮刮叫。来这里不到两个月，我的女儿就在这公馆找上事，就说你哥哥，没有我，能在周家的矿上当工人么？叫你妈说，她成么？——这样，你哥哥同你妈还是一个劲儿地不赞成我。这次回来，你妈要还是那副寡妇脸子，我就当你哥哥的面上不认她，说不定就离了她，别看她替我养个女儿，外带来你这个倒楣蛋的哥哥——

鲁四风：爸爸。您——

鲁 贵：哼，谁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养的儿子。

鲁四风：哥哥哪点对不起您，您这样骂他干什么？

鲁 贵：他哪一点对得起我？当大兵，拉包月车，干机器匠，念

书上学，哪一行他是好好地干过！好容易我荐他到了周家的矿上去，他又跟工头闹起来，把人家打啦。

鲁四凤：（小心地）我听说，不是我们老爷先叫矿上的警察开了枪，工人们才动的手么？

鲁 贵：反正这孩子混蛋，吃人家的钱粮，就得受人家的管。好好的，要罢工，现在又得靠我这老面子跟老爷求情啦！

鲁四凤：您听错了吧。哥哥说他自己要见老爷，不是找您求情来的。

鲁 贵：（得意）可谁教我是他爸爸呢，我不能不管哪。

鲁四凤：（轻蔑地看着她的父亲，叹了一口气）好，您歇歇吧，我要上楼给太太送药去了。（端起药碗向左边饭厅走。）

鲁 贵：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再说一句话。

鲁四凤：（打岔）开午饭了，普洱茶泡好了没有？

鲁 贵：那用不着我，他们小当差早侍候到了。

鲁四凤：哦，那我走了。

鲁 贵：（拦住她）四凤，你别忙，我跟你商量点事。

鲁四凤：什么？

鲁 贵：你听啊，昨天不是老爷的生日么？大少爷也赏给我四块钱。

鲁四凤：好极了，（口快地）我要是大少爷，我一个子儿也不给您。

鲁 贵：（讪笑）这话有理！四块钱，够干什么的，还了点账就完了。

鲁四凤：（伶俐地）那回头您跟哥哥要吧。

鲁 贵：四凤，别——你爸爸什么时候借钱不还账？现在你手下方便，随便匀给我七块八块的好么？

鲁四风：我没有钱。（停一下）您真是还账了么？

鲁 贵：真的！（赌咒）我跟我的亲生女儿说瞎话是王八蛋！——说起来这不怪我。昨天那几个零钱，还大账不够，小账剩点零，所以我就耍了两把，也许赢了钱，不都还了么？谁知运气不好。连喝带输，还倒欠了十来块。

四风望着鲁贵。

鲁 贵：这可一句瞎话也没有。

鲁四风：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，我也没有钱！（说完就要拿起药碗。）

鲁 贵：（着急）凤儿，你这孩子是什么心思？你可是我的亲生孩子。

鲁四风：亲生的女儿也不能见天见地替您老人家还赌账啊！

鲁 贵：（严重地）孩子，你可放明白点，你妈疼你，只在嘴上，我可是把你的什么要紧的事情，都放在心上。

鲁四风：（明白他有所指）您又要说什么？

鲁 贵：（四面望了一望，逼近四风）我说，大少爷常跟我提过你，大少爷，他说——

鲁四风：（管不住自己）大少爷！大少爷！你疯了！——我走了，太太就要叫我呢。

鲁 贵：别走，我问你，前天我看见大少爷买衣料——

鲁四风：（沉下脸）怎么样？

鲁 贵：（上下打量）嗯——（盯住四风的手）这戒指，（笑着）不也是他送给你的么？

鲁四风：（厌恶地）您看您说话的神气！

鲁 贵：你不必这样假门假事，你是我的女儿。（忽然贪婪地笑